

前言：新冠疫情的危與機

Introduction: The Perils and Promi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王 珪

Wang Jue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全球性危機的時代。2020 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不僅造成了一場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而且也加劇了全球經濟、政治、社會方方面面的既有危機，以至於短短幾個月內病毒已經蔓延為一場關乎人類社會興衰的巨大危機，影響到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此時此刻，我們仍然深處危機之中，既無從確定危機會在什麼時候完結，以什麼方式結束，也無法預知危機將會把我們帶向何方。面對完全不確定的未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需要思考、對話和相互聯繫。本期組稿的初衷也正是試圖創造這樣一個對話空間，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王 珪，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陝西智慧社會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中國西安，郵編：710071。

Wang Ju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dian University, Shaanxi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of Smart Society, Xi'an, China, 710071.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 年)：頁 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1-5.

學科領域的學者共同探討新冠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危險，和機會。

對中文讀者而言，“危機”這個詞從來都帶有雙重含義，一面是危險，一面就是相伴而生的轉機。只有在同時著眼於兩者時，危機才能呈現自身為“成敗的緊要關頭”。對應中文“危機”一詞的法文（La crise），德文（die Krise）和英文詞（crisis）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希臘詞源 krinos，意味著“分裂”、“選擇”、“決定”和“判斷”，其名詞形式經常被用於醫療語境，指的是病程的關鍵轉捩點。如其古希臘詞源所示，危機常常伴隨著分裂，離散，整體感的喪失，這些體驗將迫使人們從新的、陌生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我們所置身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倫理和文化環境。而如何認識、理解危機帶來的新體驗、新局勢和新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們能否成功地應對危險，尋獲轉機。

在筆者看來，本期所有論文都包含著這樣一種“危機”的體驗和視角。范瑞平所撰寫的主題論文〈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即聚焦於疫情所帶來的政治和倫理挑戰，並指出如果僅僅將這場危機限制在國家治理能力的範圍裡，而缺乏倫理觀照，那麼我們對這次危機就難以想得更深，學得更多，也無助於未來的國際合作。在他看來，這次疫情提供一個重要的契機，讓我們對於不同文化的倫理精神進行比較和反思，以理解現代社會的特徵、淵源和問題，擴大我們的道德想像力，探索應對疫情的可能途徑。在此視角下，范文細緻比較了儒家文明的美德倫理學與西方世俗的原則主義倫理學，及其在應對新冠疫情中的不同取向，並極具啟發性地主張，應該主動訴諸儒家文化的倫理資源來重建疫情後的社會體制與國際秩序。

綜合而言，在范文所開啟的追問路徑上，有如下幾個政治和倫理議題成為本期討論的焦點。第一個焦點問題是自由在民眾價值體系中的地位，及其與疫情治理手段的關係。如李晨陽指出的，民眾對控制疫情的社會限制措施的承受度既有客觀方面，也有主

觀方面。主觀方面包括對個人自由的理解及價值排序，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剝離底層的倫理價值承諾，而單純將抗擊疫情作為一個國家治理問題而考慮。相反，面對這場全球性危機，人類應該放下任何“歷史終結”的幻想，勇於借鑒他者文化，重新思考自由的內涵、界限及其在人類社會繁榮中的角色。

第二個議題涉及對政府功能的反思。疫情所引發的緊急狀態總是傾向於加強政府權力，並且強勢政府也往往更有資源保障抗疫措施的實施效果，但可能恰恰此時我們需要更多的平衡考量，平衡政府管制與個人自由，平衡中央與地方的權責。本期有多位作者從不同角度涉及到這一問題，比如白彤東提出的將民主表達與儒家的精英決策結合的混合政體就為創造性地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條思路。

第三個重點議題是對疫情後國際關係與秩序的構想。這次疫情是否會打斷，甚至扭轉全球化進程，使得國際社會進入以鄰為壑的惡性競爭狀態？疫情之後國際社會需要的一種契約主義的天下觀，還是一種儒家家庭主義的天下觀，又或者契約主義與家庭主義之間並不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關於這些問題，讀者都可以在本期找到精彩的論述。

本期另一篇由薩斯撰寫的主題論文可以看作是從生命和生命政治學角度對上述問題的回應。薩斯從更為宏觀的角度指出正如生命總是處於相互聯繫之中，人類共同體（如家庭、氏族和村莊或鄰里）也是共生的複雜的生物體，因而薩斯主張用生物系統模型來研究社會團體與政治體的生命文化（biocultural）與生命倫理（bioethical）問題。從相互依賴的複雜性系統的視角看，人類社會和政治結構本質是脆弱的。因此，新冠疫情這樣看似偶然的黑天鵝事件卻恰恰揭示出現代社會被掩蓋的真相：精緻、複雜的現代文明只是一頭站在沙地上的泥足大象。疫情顛覆既有秩序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我們思考如何利用複雜系

統和集體行為來為人類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對此問題，薩斯給出的答案耐人尋味。

對維持一個交互依賴的複雜系統的安全與繁榮而言，也許德性比個人自由更加重要。如關啟文在其評論文章中指出的，“在面對未來危機，我們還是要在人性內在培育精神資源，重建人類的核心價值，而達成的途徑也無可避免倚賴一些緊密的群體（如家庭）”（關啟文 2020, 49）。中國文化傳統講修身愛人，成己成物，背後實有對人性、對人類社會的深刻洞察。並且我們需要看到，恰恰這些深厚的文化遺產和心理積澱，支撐著中國人民完成了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壯舉。並非偶然地，薩斯將源於《道德經》的格言“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作為疫情後社會重建的引導。

作為硬幣的另一面，以德性引導的社會和政治聯盟——不僅是民族國家內，也包括世界範圍內民族國家間的——將不會過分依賴龐大的統一體制，而是傾向增加體制內更小單元的獨立性和活力，趨向一種“和而不同”的發生狀態，並期望從中孕育人類未來的可能性。如區結成所洞察到的，“無論面臨多麼巨大的風險，人類的未來並不是單軌的、已註定的。「和而不同」意味著「不同」(alternatives)的可能性。無論在哪一個地方，政府決策和社會發展理應可以開放性地思考，畫地為牢不能是未來的最佳出路。”（區結成，2020, 42-43）

我相信本期所有文章作為一個整體，正鮮明展現了上述“和而不同”的精神。未來越不確定，人類越需要坦誠的思想撞擊，和自由的知識流動，以在危險中守護轉機，在不確定中探索方向。在此誠摯感謝本期兩位主題論文作者及十六篇評論的作者的思想貢獻！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白彤東：〈描述還是規範，政治還是倫理？——大疫當前的思考〉，《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115-119。BAI Tongdong. “Descriptive or Normative, Political or Ethical?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115-119.
- 李晨陽：〈評論疫情與倫理價值——兼評范瑞平教授的〈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 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109-113。LI Chenyang. “The Role of Ethical Values in Fighting the COVID: A Reply to Ruiping F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109-113.
- 范瑞平：〈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 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81-107。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81-107.
- 區結成：〈閱讀 Sass：展望疫症後人類社會的再造〉，《中外醫學哲學》，2020 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39-43。AU Kit-sing Derrick. “Reading Sass: Outlook of the Post-Pandemic Human Society and Its Re-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39-43.
- 漢斯 - 馬丁 · 薩斯：〈冠狀病毒不但襲擊個體，還襲擊政體與團體〉，《中外醫學哲學》，2020 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7-37。Sass, Hans-Martin. “The Coronavirus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7.
- 關啟文：〈反思現代文明的脆弱——回應薩斯教授〉，《中外醫學哲學》，2020 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45-50。KWAN Kai Man. “Reflection on the Fragilit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S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45-50.